

台灣兒童文學概述

◎ 徐錦成

前言

在歷史的長流中，一年的時間其實很短，以一年的時間觀察文學的變化，事實上有所侷限。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每一年都可能是關鍵的一年。積少成多，一本文學年鑑在文學史上或許輕薄，但若年年續編，累積下來的能量與意義未可小覷。

對於台灣兒童文學的興衰，我們經常可聽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是認為兒童文學愈來愈興旺。持這種意見者，通常會舉出這些例證：書店裡的繪本愈來愈多、愈來愈精美；兒童故事團體（如：說故事媽媽）日漸增多；經常有兒童劇團在各地演出；以兒童文學為題的學位論文愈來愈多、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也經常召開……。當然，這些意見都有迷思，因此才有相反的看法產生。

憂心台灣兒童文學未來的人會認為：兒童文學作品發表的園地逐漸消失，而本土作品的出版與外國作品相較不成比例；說故事團體所使用的故事文本多半是外國繪本，並非本土創作；兒童劇團下鄉公演雖受到歡迎，但場次仍少，且演出的劇本是使用多年的同一齣，兒童戲劇劇本文學仍是弱勢；兒童文學學位論文及單篇論文的數量增多是事實，但學術價值卻不是以數量來論的……。

這些意見，不論正反，都可自成一

說，而本文不擬在這個問題上糾纏。說到底，不管「變」與「不變」，若放大到歷史長流的脈絡來看，均屬常態。然而撰寫年度報告，若僅是行禮如儀地羅列出兒童文學界的例行活動，而對於相關人事不做判斷，那未免辜負了長期位處台灣文壇邊緣的兒童文學的一年一度的發聲機會。筆者相信，相較於許多「不變」，某些細微的變化更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因此，觀察這些細微的變化並思考其來龍去脈，仍將是筆者行文的重點之一。

一、值得期待的台灣繪本理論建構

兒童文學並非像小說、散文、詩歌一樣，是一種文類；而是許多文類的集合。公認的兒童文學文類，至少包括兒歌、童詩（或稱兒童詩）、散文、童話、故事、傳記、小說（包括兒童小說及少年小說）、戲劇、圖畫書（或稱繪本）等。僅以兒童文學的範疇來看，我們可看出，這幾年來較有表現的文類是繪本、童話及少年小說等3種。其餘兒童文學文類的成績，相對來說較為沉寂。

就文化產值的觀點來看，繪本的產值遙遙領先於其他文類，這點無庸置疑。但若不談產值而回歸文學，僅就2006年台灣的繪本成績來看，我們仍必須說，外國繪本的光芒仍大大掩過本土繪本。不過，有一個現象卻令人充滿期待，那便是：本土

的繪本理論與批評漸有表現。

從兒童文學的角度來說，不論是外國繪本或本土繪本，好繪本就是好繪本。但站在台灣文學的立場，我們必須將兩者區分。台灣的繪本作品出版若以量計，外國繪本遠遠超過本土繪本。而台灣若說有繪本理論，多年來也是依賴外國進口。台灣本土的繪本理論建構，直到這幾年才有萌發的跡象。

2004年11月，洪文瓊出版了《台灣圖畫書發展史》（台北：傳文文化）。這本文學史在書寫上依賴出版紀錄甚巨，並未針對圖畫書的文本做文學性的發展探討。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本《台灣圖畫書出版史》。但即使如此，這本書對於台灣本土的繪本理論的建構仍有奠基的作用，它提供給日後的台灣繪本批評一個史料性的認識基礎。

2005年9月，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主導的學術性季刊《繪本棒棒堂》創刊，台灣終於有了一個專業的繪本評論平台。該刊出刊穩定，對市面上的繪本出版品提供詳細的資訊與討論。但該刊畢竟並非針對台灣繪本創立的雜誌，因此內容一如書市的繪本出版狀況，以外國繪本為大宗。從台灣文學的角度看，這是較為遺憾的一點。

2006年9月，從事繪本創作與出版多年的郝廣才出版了《好繪本如何好》（台北：格林文化）。這本書內容紮實，寫法深入淺出，對想認識繪本或有興趣從事繪本創作的初學者來說尤其有用。郝廣才是台灣作者，這本書當然可視為台灣繪本在理論發展上的收穫。不過該書舉例仍以外國繪本為主，這點跟《繪本棒棒堂》以外

國繪本為主是一致的。

繪本的理論與批評是否能開出本土的花朵？這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但也是現今仍難預測的問題。不僅需要更多的本土繪本創作以做為理論與批評的泥土，也需要更多有志於開拓本土繪本批評的學者充當花匠。而無論如何，我們已有一本史料書籍與一本專業雜誌。期待更多的本土學者發表繪本批評、出版繪本評論專書，假以時日，本土繪本評論或許不會再讓翻譯的繪本理論專美於前。

二、短、中、長篇少年小說，均有收穫

在「2006年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風和雲的青春紀事》（台北：民生報）的「編者序」〈把關懷化為實踐——「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獎」的回顧與展望〉中，時任台東大學兒童文學所所長的張子樟寫道：「2003年，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為鼓勵創作，設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獎』。第一年以童話為主。為了避免與《國語日報》『牧笛獎』的童話獎重疊，第二年起改以少年小說為主。……從這三次參與徵獎的人數來看，不難發現台灣有心從事少年小說創作的人依然不少。每一次參選人數都超過百人，得獎比率不到十分之一，其中約有四成左右是年年都參加的。」（頁3）從2004年以來連辦3屆的短篇少年小說徵文，得獎作品都已結集出版。第二屆的得獎作品集是《少年八家將》（台北：民生報），第三屆的得獎作品集是《夏天》（台北：民生報）。短篇少年小說在台灣的發表園地的確貧乏，因這個文學獎而誕生的這三本得獎作品集，替台灣短篇少年小說留下具

體的成績。

相對於短篇少年小說，九歌出版社經營的「現代少兒文學獎」以中篇小說為徵文對象，堂堂邁入第14屆，影響力隨著持續舉辦而日益彰顯。本屆首獎作品是陳三義的《他不麻煩，他是我弟弟》（台北：九歌），該書「涉及異國婚姻、文化差異、身分認同、文化傳承等全球化之下的議題」（評審委員林文寶語），相當具有時代意義。

話說回來，一種文類（或次文類）過度仰賴文學獎畢竟不是正常現象。有志從事少年小說創作者，終究必須脫離獎項的迷思。現今台灣並無長篇少年小說徵文比賽，但這一年卻是長篇小說的豐收年。張友漁的《小頭目優瑪——迷霧幻想湖》（台北：天下雜誌）、《小頭目優瑪2——小女巫鬧翻天》（台北：天下雜誌）以及哲也的《晴空小侍郎》（台北：天下雜誌）都是近年來難得的佳作。這幾部少年

小說都是幻想小說。幻想少年小說在這幾年頗為興旺，很可能是受到全球性的哈利波特熱的影響。難得的是，張友漁與哲也的小說都和傳統文化有所對話，寫出與翻譯小說明顯區隔的風貌。《小頭目優瑪》目前只出版兩部，但從該書架構來看，極可能發展成一部「大河小說」。而《晴空小侍郎》幻想性甚強，亦可視為長篇童話。

總之，2006年的台灣少年小說，不管短、中、長篇均有表現，令人欣喜。

三、童話的質變：「本土化」與「地方化」

從2003年開始，因為九歌出版社的投入，台灣童話開始有了年度選集的制度。《九十五年童話選》（台北：九歌）的主編是黃秋芳。她在「編者序」〈一定要好看——關於《九十五年童話選》〉中指出：本年度共有257篇童話發表於各報刊、雜誌及文學獎。這個數字相較於前幾



圖 13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獎歷年得獎作品集

年的台灣童話發表狀況，並無顯著的提升或下降。但必須知道，台灣的兒童文學發表園地整體上是萎縮的，童話的發表數量未曾下滑，其實可解釋為這個文類的熱度高於其他文類。

《九十五年童話選》共選出20篇作品。「年度童話獎」的得主是中生代童話作家中的佼佼者林世仁，得獎作品〈流星沒有耳朵〉（原載2006年8月30日至9月22日《國語日報·兒童文藝版》）的主角安安是個單親家庭的孩子，情節頗能呼應社會現況。

黃秋芳將20篇作品分為「神靈童話」、「土地童話」、「生活童話」及「生物童話」等4卷。從這些作品來觀察，有兩點現象值得注意。第一，是題材上的「本土化」，這使得這一年的年度選「成為一本『沒有公主和王子』的童話選集；而且非常明顯地，在選材上……充滿台灣時空記憶。」（黃秋芳語）。

第二點則是「地方童話」的書寫風氣。這點與地方文學獎的帶動有一定的關係，亦可視為第一點的更具體的表現。在卷二「土地童話」所收的五篇童話裡，楊隆吉的〈魔神樹與好運花〉（原載2006年1月《毛毛蟲月刊》）寫的是台中市的故事；而林羽豔的〈星泉〉（2006年宜蘭縣文化局「蘭陽文學獎」第二名）、陳景聰的〈虎字碑搶孤〉（2006年宜蘭縣文化局「蘭陽文學獎」佳作）及黃蕙君的〈噶瑪蘭平原的小小孩〉（原載2006年12月28日《更生日報·更生副刊》）寫的都是宜蘭。現今台灣的幾個縣市文學獎中，設有「兒童文學／童話」組的包括台中市「大墩文學獎」、宜蘭縣

「蘭陽文學獎」、台南縣「南瀛文學獎」及桃園縣文學獎等，其中「大墩文學獎」及「蘭陽文學獎」都要求參賽作品必須書寫該縣市的風土人物。因為這個規定，意外提倡了（台中與宜蘭的）「地方童話」的書寫。

台灣童話這幾年的質變，從「本土化」、「地方化」的角度看，最為明顯。

四、地方性兒童文學的力量：以桃園縣為例

從童話放大到整體的兒童文學來看，我們也必須說，這幾年地方性的兒童文學活動與研究正方興未艾。最顯著的例子是桃園縣。

早在2002年12月，桃園縣便誕生了全國第一個縣級兒童文學團體「桃園縣兒童文學協會」。第一屆理事長是作家邱傑。該會活動性甚強，創會以來舉辦過多次演講、讀書會及說故事活動等。也曾以集資方式，並獲得桃園縣文化局補助，出版過數十種桃園縣籍兒童文學作家作品集，取名為「桃花源精粹叢書選集」系列。

2006年3月，該會創辦了《桃園兒童文學》半年刊，由時任該會理事長的謝鴻文擔任發行人。該刊以「理論與創作兼備，成人和兒童共生」為宗旨，且對外徵稿，作者不限於桃園縣籍作家。至本文截稿時間為止，該刊共發行3期。3期以來，這本16開的刊物平均頁數在六、七十頁左右，不算單薄。它也是現今唯一一份以縣級兒童文學團體為編創主體的兒童文學刊物。

2006年12月，謝鴻文出版了《凝視台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台北：富春文化）。這本厚達五百

餘頁的大作原是謝鴻文的碩士論文〈桃園縣兒童文學發展之研究〉（陳信元指導，2005年1月，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當然，它也是台灣第一部地區性的兒童文學史。謝鴻文認為：「重視區域文學之發展並且完成史著，是目前各地台灣文學研究者都積極關心的課題。」（頁16）該書體大慮周，在眾多的兒童文學碩士論文中顯得出類拔萃。

不論從人才、著作、社團、活動……來論，桃園縣確實如謝鴻文所言，是「台灣兒童文學的重鎮」。如此亮麗的表現，必將影響其他縣市。今後台灣兒童文學的研究，中央（台北）觀點勢必愈來愈顯不足。地方性的兒童文學研究，將成為不可忽視的參考座標。

五、尋找兒童文學明星作家：從童話說起

台灣文學界是有明星作家的。不論詩、散文或小說，我們都不難舉出幾位知名的作家。但無可諱言，一般人恐怕較難說出幾個兒童文學作家的名字。

2006年6月，九歌出版社推出新書系「童話列車」，由徐錦成主編。這是一套童話作家精選集大系。之前的童話選集，或以類型為準、或以年代來編，都是集體作者的集合。但這套書系卻是以個人為基準，選擇資深作家及活力旺盛的中生代作家來出版。該書系最顯著的特色便是：以作者為書名。

從台灣的出版史來看，過去以作家為主體的選集書系，小說曾有前衛出版社出版的《台灣作家全集》（1991年至1993年，出版50冊後告一段落）、詩曾有爾雅出版社出版的《世紀詩選》

（2000年出版12冊後，已告一段落）、散文曾有九歌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散文家》（2002年開始出版，至今已出版17冊，持續出版中）。如今九歌出版社推出「童話列車」書系，其意義一如2003年開始的《年度童話選》，以作品實力說明了：台灣童話的成績相較於前三種主流文類毫不遜色！

至本文截稿時間為止，「童話列車」已推出《司馬中原童話》、《管家琪童話》、《黃海童話》、《王淑芬童話》、《傅林統童話》及《林世仁童話：魔洞歷險記》等6冊。每一冊均有作者〈自序〉及主編者〈賞析〉。呈現的是作品，但力捧的是作家。這個經驗是否將影響其他兒童文學文類，值得觀察。兒童文學界一向不如主流文學界「熱鬧」，期待更多明星作家出現，讓兒童文學作品借由作家的光環多增一些曝光的機會。

另外值得補充的一點是，2006年1月起，中國大陸的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推出以管家琪為號召的《故事月刊》。該刊內容原本全部是管家琪個人的兒童文學創作；從第七冊起，才加入其他作者的創作，不過管家琪的作品仍佔絕大篇幅。該刊於2006年12月停刊，雖僅發行12冊，但能以作家個人為品牌來發行月刊，管家琪在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界的明星作家地位，已確立無疑。

六、兒童文學年度選集的省思

2004年3月，九歌出版社推出《九十二年童話選》，台灣童話從此建立了年度選集的制度。九歌出版社的《年度童話選》現今持續運作中，但年度選集畢竟不

是任何出版社的專利。2006年7月，天衛文化一口氣推出了4本《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編選的作品的發表年代是2000至2003年。

《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的總策畫者是林文寶，並設有三位主編負責不同文類的編選：洪志明主編詩歌；陳景聰主編童話；陳沛慈主編故事、散文及小說。在2006年推出2000至2003年的4本年度選集，如此編選年度選集，不能說是常態。據知天衛文化正著手編選2004至2006年的《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同樣也是回溯式的編法。或許編完這3冊後，天衛文化將投入兒童文學年度選集的常態出版亦未可知。

九歌出版社的《年度童話選》在出版4年之後，已打下穩固基礎。若天衛文化也持續出版《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則台灣兒童文學便有兩套文學年度選。回憶上一世紀，台灣兒童文學曾有過兩次大規模的選集，第一次在1989年，共出版5冊（論述、詩歌、故事、童話、小說），選編範圍號稱起自1949年至1988年止。第二次在2000年，共出版7冊（小說、散文、戲劇、童詩、故事、童話、論述），編選年代則明確標出1988至1998年。這兩套大規模的選集皆由林文寶策劃、幼獅文化出版。在當年，能以十年為期編選一套兒童文學選集，已稱不易。如今卻有兩家出版社願意投入一年一度的兒童文學選集的編輯出版，若從這一點看，兒童文學可說已從筆路藍縷走向康莊大道了。

而從作家的角度看，可以預見，日後的兒童文學作家將在一年一度的兒童文學

選集裡爭雄競技。毫無疑問，出版社的競爭，最後造福的是作家與讀者。

七、兒童文學與主流文學的對話

眾所週知，兒童文學從來不曾進入台灣文學論述的主流。至今可見的幾部台灣文學史，即使全書對兒童文學隻字未提也罕有讀者見怪。台灣兒童文學因而必須從台灣文學史獨立出去，撰寫屬於自己的台灣兒童文學史。不過，這樣的偏頗現狀，近來已見到導正的跡象。

2006年國家台灣文學館的「週末文學對談」，主題是「詩·散文與兒童文學」。12場對談中，有兩場是兒童文學場次，分別是6月24日黃秋芳與林文寶對談「兒童遊戲，快樂台灣——從兒童文學看台灣的文學遠景」及9月23日林良與馬景賢對談「兒童文學：你的孩子是他的讀者」。其中第一場的黃秋芳特別強調：兒童文學要正視主流文學，主流文學也必須將兒童文學納入，因為兒童文學就是我們的文學精神。黃秋芳的觀點，顯示出兒童文學工作者期盼與主流文學對話的意願，非常值得主流文學界思考。

至於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本年度台東大學兒文所與靜宜大學都依慣例各舉辦了一場。然而筆者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兩場由「成人文學」學界主導或參與的學術研討會。一場是5月27至28日，由國家台灣文學館與中正大學台文所共同舉辦的「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另一場是11月18至19日，由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國家台灣文學館、中央大學中文系合辦的「資深兒童文學家——潘人木先生作品研討會」。在這兩場研討會中，兒童



圖14 「資深兒童文學家——潘人木先生作品研討會」在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舉行，與會作家、學者會後合影。

文學學者與「成人文學」學者齊聚一堂，互相激盪。筆者深信，兒童文學界與主流文學界若能持續積極交流，彼此都將獲得意想不到的養分。

八、兩位兒童文學作家辭世：陳一華與琦君

2006年，有兩位重要兒童文學作家辭世。一位是5月12日辭世的童話家陳一華（1952-2006），她的作品曾數度入選九歌版《年度童話選》及天衛文化版《年度兒童文學精華集》。特殊的是，她生前並未出版個人作品集。據知已有出版社願意整理出版她的童話作品集，值得期待。

另一位則是6月7日逝世的資深作家琦君（1917-2006）。琦君是重要散文家，作品深受兒童、少年讀者喜愛，是跨越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作家。她大量以童年為題材的散文及故事，影響了許多人。

結語

年鑑的書寫，一來由於僅能針對一年裡的材料來立論，二來寫作日期離事件發生時間不遠，許多歷史事件仍在發生尚未中斷，因而下判斷、給評價比起多年後寫史者更為困難。回首2006年的台灣兒童文學，筆者提供以上的思考。但無論如何，台灣兒童文學仍待大家共同耕耘與愛護。